

从族裔声音到经典文学

——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研究及主体反思

● 张 琼 著



从族裔声音到经典文学

——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研究及
主体反思

张 琼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本研究得到了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编号B105)和复旦大学文科科研推进计划“金苗”科研项目“美国华裔文学文学性研究”(06JM011)的资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目 录

导言:文本与理论思考	1
第一章 家庭文化的文学表现	27
1. 对话:母亲与女儿	27
2. 异族婚姻与家庭在文学表现中的矛盾情结和 模糊性	40
3. 女性文化载体的运用和解读:谭恩美的《喜福会》 ...	53
第二章 族裔内外的追寻	61
1. 矛盾的美国梦——任璧莲及其 《地道的美国人》	62
2. 双重性和族裔之影	72
3. 族裔内外的新追寻:《应许之地的梦娜》以及 相关作品	83
4. 现实与理想的距离:任璧莲《爱妾》呈现的新创作 动向	100
5. 叙述和阅读策略的呈现:谭恩美《拯救溺水鱼》的 突破尝试	110
第三章 边界文化的反思	120
1. 后东方主义与商业主义:“温柔”地拥抱与 巧妙地融合	121
2. 新原始主义与现代主义:新原始主义元素与 谭恩美作品	130
3. 回忆与展望:关于美国华裔文学的神话与幽灵 创作元素	143

4. 祖国与归化国边界之文化:从黄玉雪到任璧莲	156
第四章 普遍而特性化的文学与美学魅力 ——重新思考经典与经典化	182
第五章 主体视角下的美国华裔文学	200
1. 关于华裔作家及作品身份定位的思考	201
2. 文化形象、文化负面性及其他	211
2.1 《灶神之妻》与华裔文学中中国文化 形象之反思	211
2.2 文化负面性:中国文化与思维的特性反观 ——从一篇比较诗学的批评文本说起	218
2.3 华文创作中的“流亡”视角与自传体色彩 ——於梨华《梦回青河》	228
2.4 自传体叙述中的沉默 ——张岚作品《遗传》	237
3. 华文文学与华裔英语文学中的女性书写比较 ——《扶桑》与《一百种秘密感受》	245
4. 从皈依到寻找传统:美国华裔文学发展 轨迹的思考	259
5. 美国华裔文学发展引出对中华“文化战略”的 几点反思	270
结语	280
附录一 有关作家及作品简介	285
附录二 美国华裔文学大事年表	301
参考书目	321

导言：文本与理论思考

本书旨在从文学角度对美国华裔文学进行研究和反思。笔者认为：不少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成就已经超越了族裔政治与民族学的范畴，由此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我们所阅读的文本，在本质上是否与大多数文学批评者所研究的对象一致？这些作品是否大多得益于它们特有的族裔特征？在一些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是否存在一些固有的文学特征，而这些特征又同时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不过，关于美国华裔文学的批评和文化资料中，包含着一些颇为含蓄微妙的东西，其中有一个信息不容忽视，即在对华裔文学的研究和批评中，文化民族性和族裔政治性方面的分析统占了研究的优势地位，而美学或是文学自身元素的分析却多少有些势单力薄；同时，从华人主体性的角度来面对作品，进行文化反思的力度也相对不足。例如，当我们想到当代的美国华裔文学时，脑海中自然浮现出一些名字，如黄玉雪(Jade Snow Wong)、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谭恩美(Amy Tan)、赵健秀(Frank Chin)、任璧莲(Gish Jen)等等，他们的作品被族裔内外的读者所广泛阅读。因此，当我们将研究聚焦在美国华裔作品上时，通常首先会从族裔的历史性渐进发展角度入手。然而，或许这种批评研究的视角会有许多盲点。

汤亭亭曾经如此阐述：

今天，几乎每个月都有一本亚裔美国作家所写的精彩新书问世……我都来不及阅读所有这些作品。当我开始阅读和写作时……我很有幸读过黄玉雪和赛珍珠(Pearl S. Buck)。我觉得自己在亚裔美国文学中的角色是，我努力

写作,希望人们认真地将我们的作品视为文学,而不仅仅作为民族学、娱乐节目或异国情调来看待。(Xiao-huang Yin, 2000, 229)

然而,在关于美国华裔文学的研究中,最常见的角度仍然是更多地把这些作品当作分析社会和历史的资料,而较少将其视为本质上文学的类型。或许,这种将大的文化和族裔影响过多地结合在文学研究中的视点,使族裔作品的批评显得单调而片面,尽管这些作品确实被赋予了潜在而固有的文学逻辑,美国华裔文学的研究依然很容易引出某些偏颇的批评观点。因为有时候,一个炫目的、因循流行趋势的外表可能导致一种偏差的观点。这或许也是为何一些作品,如许多自传和那些充满了声辩和抗议的作品容易逐渐湮没于时光中,而其他一些作品,包括那些在本书各章节中得到阐述和分析的作品,却依然卓越优秀的原因。因此,面对纯文学研究和族裔文化研究的关系,最近的华裔文学研究趋势显示:文学批评开始更多地维护华裔文学超越族裔作品所拥有的文学上的平等权利,并且趋向于揭示华裔文学在各个方面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幸好,目前正日益细分的市场给予美国华裔文学和其他的少数族裔作品一定的份额,并开始不断挑战曾有的主流精英文化所认可的经典,质疑那些用以调整、评判美国文学风尚的特权。由此,不同的文化碰撞和融合带来了无尽和开放的结局,因为文学批评往往处于一种恒久的动态过程。

总之,我们所要关注的是,从一定程度来看,美国华裔文学作品本身首先应该是文学艺术,而且,这种文学艺术的发展也给国内的文化和文学领域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研究现象和反思。

因此,本书的批评研究是对于目前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正经历“去民族化”(denationalization)进程的一种呼应,目的是希望引出或预见与以往族裔作品研究不同的文化调整代码和方式,从更普遍化和综合的角度来看待族裔作品。此外,书中第一章

第二节中提到了两个独特而固有的文学特性——矛盾情结和模糊性。在本书的许多分析中,它们都是解读作品的关键词汇,不仅促成了文学作品无法言说的魅力和成功,也是众多能使作品超越自身族裔界限的更为复杂的元素中的两个。

美国著名作家亨利·詹姆斯曾说,文学的兴起需要漫长的历史。美国华裔文学的日渐成熟与被接受也有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语境。同时,美国华裔文学不是一个“被固定的、地理学的、族裔的,或是国家的写作类型所框定的形式”(Carole Boyce Davies, 1994, 4)。因此,对于这种边缘的,同时又是日益凸现的、发展迅猛的以及不断变化的文学类型,要作出评价和总结就会遇到很大的挑战,因为并没有确定的标准,而且其文学传统也很复杂。但是,由于新兴的文学相对而言更具冲突性、易变性与不定性,所以,本书的研究力图做到更具有自省、质疑的态度,更具有开放性。

笔者首先回顾了近 30 年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状况,特别是 1987 年以来的众多英文著述及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尽管资料并非详尽,但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够加强本研究切入角度的可行性,并进一步促进后面章节研究结论的形成。总体来说,华裔作品在美国日益得到接受,华裔文学的研究也正日益融入其主流批评,而且创作和批评上都出现了新的声音和主题。各种不同的华裔作品的主题主要涉及的是人物基于独特的美国生活体验所体现的文化态度和意识。美国华裔的生活、文化、团体,以及他们对于主流文化不同程度的适应形成了较为宽泛的不同主题。有些研究阐述了族裔自传体文学中三个主要的、重复出现的主题,即对于新生活的追寻、成功故事,以及边缘体验。目前的文学创作主题已经逐渐延伸到诸如文化身份、母女关系、文化适应、多元文化、美国梦、青少年成长和教育等问题。由此,在文学研究中,仅在美国范围内,对文化身份的分析就占到了近四分之一的比例。

国内对于美国华裔文学的研究中,也有相当的比例是研究

身份问题。诚然,身份认同在美国华裔文学中一直是个很普遍的主题,但也有学者认为,至今并没有发展出对再现美国华裔身份的系统研究,因为从散居族裔的全球化角度来看,美国华裔身份问题存在着一定的模糊和无序性。此外,从女性和个人角度出发来看自我文化认同,也在近期的研究中得到了反映,而这一研究角度也反映了近年来盛行的女性主义批评力度。其后,族裔文化和历史背景为主的分析又引出了多元文学的新问题和多种族的文学声音,这不可避免地揭示了边缘人生活体验中的身份追寻问题。因此,这一领域的文学研究又逐步将重点移向“我”的文化认同,而不是团体的认同,更多地涉及了后现代关于他者的族裔批评视点。更重要的是,西方的文化消费市场日益影响着文学创作和阅读,市场的动态因素开始被认为是促进族裔文学发展的必要元素,这就意味着身份问题变得日益复杂和不稳定,没有一个清晰的归类范式。因此,在当前的文学研究中,以往所提到的二元对立都遭受了质疑和颠覆,如殖民者/被殖民者、第一世界/第三世界,以及西方/东方等,传统上这些对立被认为是构成美国文化认同的因素。由此,研究的视点又从外部的社会文化语境转向了普通人的内心。

20世纪末,族裔文化认同和美国亚裔团体的构成变得更加多样和具有流动性。对亚洲是如何适应、消费和重新审视美国文化的诸多问题,也有学者进行了探索,从更加复杂和互动的角度加深了身份问题研究的深度。另外,美国华裔作家的双重族裔性使他们处于一种身份摇摆的状态中,因此,特定文本中的双重的文化继承和影响引起了更多人对作品纯文学性质的关注,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较多从社会文化语境进行关注的研究角度。更多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作品开始表明,在美国的地域和意识形态的界限内,曾经是边缘的族裔自我其实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具有干涉性的个体。于是,对于美国华裔文学作品文本中的文学诠释角度逐步从美国排外主义和同化过程转向了文化多元主义和当下出现的边界理论趋势,这就使文学研究超越

了民族的界线,逐渐开始关注种族、阶层、性别、性特征,以及国家之间的文化交叠、冲突和交流。同时,在民族文化认同的问题上,语言的角色开始凸显,并成为一个较有潜力的、影响文学中族裔身份问题创作和批评的主题,而且,对文学语言的重视使研究潜入了文学创作中具有普遍性的文学因素之中。

美国华裔文学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关于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尤其是母亲和女儿之间的关系。当作为第二代移民的孩子们经常对父母的社会期待产生抵触心理时,母亲们则在社会中成为了非单纯平面性质的人物。她们自身也是从原有的群体、风俗、习惯中分离出来,进入美国社会的个体。因此,出生于美国的华裔作家往往会在作品中阐述这样一些复杂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他们本人也带有了双重性。从关于母女关系的研究来看,这一主题不断演变成为对于叙述策略模式的探究,如视点、情节、人物、声音,以及语言的选择等。然而,近几年来,母女关系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经历了逐步的转变。从文学心理分析的角度看,母亲和女儿之间的心理动力和张力在社会、经济、文化、历史,以及政治的框架下得以显现;同时,女性主义也在体现母性并非是单一和稳定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新的批评角度下,通过在场或缺席的母题来揭示母女关系的复杂和模糊性的论题也得到了尝试;随后,通过更为敏感和复杂的方法,一些研究也阐释出,个人的历史映照了民族的历史,而母女关系也代表了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间的权利斗争。尽管,对于母女主题的研究方法多样,如性别理论、种族关系、新历史主义,甚至是叙述策略等,但是这方面的批评声音较为雷同,研究的潜力依然可以进一步挖掘。

另外,少数族裔文学中的文化适应主题也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目前,美国华裔作家努力融入主流文化,同时又有意或无意地从自身的族裔背景中得益。对这种文化态度,目前的学界评述似乎很模糊,而这一研究也相对较为复杂,因为作家们一直处于一种持续波动中,他们想得到某一个结果,同时又想得到这

一结果的相反面。他们与祖国和归化国的文化关系带有一种矛盾情结,因为他们从来无法简单而彻底地将两者对立或融合。这种内心的冲突或许是由于华裔们生活在两种文化要求中,而冲突本身却表达了美国文化民主主义理想。然而,在强势文化的需求、族裔群体的期待、自我的渴望与需要之下,文化适应就存在着复杂性,也在研究上有进一步地被拓深的潜力。从乐观的角度看,美国华裔文学近来在美国文学领域的崛起为批评界提出了一个关乎中西方文化对话的重要研究课题。例如,有学者对美国华裔作家变形中国文化、创造美国文学新声音的角色给予了肯定。尽管从中国人的视点来看,一些作品中存在着歪曲中国文化的现象,但是这些作家却开辟了一个跨文化研究的新领域。甚至从某种批评角度看,作家的文化歪曲策略也得到了了一定的叙述效果。但是,当下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正渐渐地处于一个更加综合的社会和政治语境中,而族裔主题被视为存在于美国民族的构成冲突中的一个政治化了的课题。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政治文化的霸权行为导致了文学话语不断经历着变化、深入反映了美国民族主义的特点。在美国,全球的多元文化的差异其实是被用作一种策略来重构民族的文学叙述的。

最近几年,散居族裔批评(diaspora criticism,又译“离散族裔批评”^①)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民族文化身份、文学真实性,以及散居族裔文学写作等问题开始受到更多的重视。同时,美国华裔文学在普遍的文学性上的独特之处何在,前景如何,辨识度是否具有逐渐模糊化趋势,这些问题逐步凸显。当然,文学生产中的市场化进程,也使前面论及的问题更加复杂。而且,不无讽刺的是,有时候正是西方的东方主义渴望与好奇才使华裔作品受到欢迎,并受到西方文学经典的接受。

^① 国内学术界多将 diaspora 译为“离散”,但我认为此译虽反映了族群的“漂移”,却未能反映其“定居”的特征。考虑到当代的 diaspora 多指族群移居他处的特征,“散居”一词应比较恰当。

在美国,除了美国华裔的文化适应,各种文化间还存在着一些相互影响的再现模式和文化行为。尤其在全球化环境下,这种现象变得更为明显。一些多视点的小说,尤其是那些涉及各社会阶层的诸多元素间发生相互关联的叙述,成为读者热衷的作品。在近来关于后殖民和文化抵抗的叙述中,文学再现和政治优势之间的复杂关系得到了揭示,在一定程度上,多元文化为族裔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带来了新的潜力。在这样的语境下,美国梦,即新土地上的成功,就在美国华裔文学中得到了独特的诠释,而这类文学作品中的生活体验也表明:从悖论的角度来看,边缘化的地位有时恰好有强势的表现,因为这种体验被各种文化结构调和着,更加富有文学张力。

除了从主题分析入手来研究美国华裔文学,我们还应该承认,华裔作品首先和其他任何的文学创作一样,在语言和文学修辞上也有着普遍化的美学特征。例如,女性说故事是华裔文学一个显著的叙述策略,通过它,女性作家采用并重塑了日常的琐碎话语,将这种语言代码转换成一种强有力的装置,用以阐述族裔和性,从而建构一个新的文化身份。当然,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代码转换体现了性别意识,特别是在对文化民族主义的背叛上,美国亚裔女性的双重文化特征显现了女性的文化适应同女权主义的文学反抗之间的意识形态张力。此外,除了妇女在社会和历史结构中的角色,她们在家庭这个长期被视为琐碎卑微的领域中的角色也应该予以深入的分析,因为家庭在社会和历史上的发展强烈地影响着女性意识。这样,在跨文化的视点下,婚姻故事、女性话语、个人定位的追寻,以及心智成长等都形成了女性诗学中不断自我肯定的各个过程。尽管与英美经典的女性文学叙述相比,这些过程更具有文化上的矛盾情结。另外,在近几年的研究中,从美学原则和策略角度出发,少数族裔女性的文学创作方法,以及它普遍化的文学性被逐渐确立和探讨。最近的一些华裔文学领域的批评方法,如互文性、空间和地点的隐喻性,以及对于他者的拉康式心理分析理论的运用等,也逐步

超越了政治和民族学的范畴,进入文学之谜的深邃处。

纵观美国华裔文学领域的研究发展,我们看到,这一领域的建立是基于族裔意识,是从将“美国华裔”一词作为一种政治类别开始的,而该研究领域依然涉及并与政治有着源与流的关系。但是,美国华裔文学的研究已经在最近的30多年里逐步繁荣兴起。1982年,金伊莲(Elaine H. Kim)发表了《美国亚裔文学:创作和社会语境述介》(*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这是亚裔文学研究领域内的奠基之作,它“揭示了美国亚裔作家创作的悠久传统,成为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Grice, 2001, 149)。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在这一领域,新的理论和方法层出不穷,它们各有其特殊的聚焦点,例如种族和族裔在当代舞台上的再现、文学书写和民族主义、族裔文学和公民身份、女性族裔作家对沉默的运用、美国亚裔诗学,以及女性形象等,同时,还有一些文本涉及了美国华裔文学出版、大众文化再现、仪式,以及早期美国亚裔在文学中的体现等方面。

诚然,大多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倾向于建立在一个历史的或是社会学的分析基础之上,力图阐明这一群族裔作家创作文学的社会语境。这种批评方式包括金的《美国亚裔文学:创作和社会语境述介》(1982)、林英敏(Amy Ling)的《在世界之间:华裔女性作家》(*Between Worlds: 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1990)等。“尽管这些文本承担了重要的文化工作,使人们关注一个新的写作主体,但是大多数此类的工作随后却被(也许不太公平地被)指责为是非理论的,是一种被它的参与者和观察者不时夷为平地的研究,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最近。”(Grice, 2001, 150)因此,女性主义、族裔和文化批评理论在最近的评论文章中被更多地运用。然而,“美国亚裔文化批评正日益改变它传统的侧重以历史和社会学背景来分析文本和作家的做法,也许这是因为这群作家正日益知名,或至少是更加为人所知,阐明他们在文学创作中的社会环境已经不再那么必要。”

(Grice, 2001, 152) 同样,正如许多评论家所观察的,去民族化在美国亚裔研究中成为了一种不断显现的趋势,使美国亚裔文化研究从文化民族主义的角度日趋移向全球化、散居族裔的视点。例如,根据美国华裔女性主义批评者黄秀玲(Sau-ling Cythia Wong)的《对去民族化的再思考》(*Denationalization Reconsidered*),在近期的美国亚裔研究中有三个显著的现象:文化民族主义关注的削弱、在美国亚裔研究和亚洲研究之间的理论散播,以及转向全球化视点趋势。因此,对于美国华裔文学的研究,我们需要在一些综述性和梳理性的批评作品,如尹晓煌(Xiao-Huang Yin)的《金山梦:美国华裔文学和它的社会历史语境, 1850—1963》(*Gold Mountain Dreams: Chinese-American Literature and Its Sociohistorical Context, 1850-1963*, 1991)之上,重新思考华裔文学的定义和批评方法,拓展新的思路。

正如俞毓庆(Ruth Yu Hsiao)在《美国犹太文学和华裔文学发展阶段》(*The Stages of Development in American Ethnic Literature Jewish and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s*, 1986)中所言,华裔文学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在初期,作家挣扎在两种文化间,他们努力保持过去的自我,同时又接受新的世界。因此,在文化间的自我身份,以及几代人之间的冲突成为了作品的重要主题。在第二个阶段,华裔第二代涌现出来,他们竭力摆脱自己在美国的边缘化境地,继续追寻着身份认同,具有了更强的文化适应性,他者的声音也清晰起来,其文学作品逐渐引起了批评界的关注。渐渐地,当更多的社会文化障碍和紧张关系松缓下来后,华裔文学的影响逐步凸显。并且,作品中文学的普遍特征加强,很多作品揭示和思考了更为深刻的人类生存境遇。因此,华裔文学的批评变得成熟和更具有综合性,跨学科的研究也开始扮演其重要角色。许多作家在这一阶段脱颖而出,成为了重要的作家代表,如汤亭亭、谭恩美等。最近几年来,自我身份的追寻不再是作品中唯一重要的主题了,更富有艺术性的追求,以及探询主流文学对于其作品的接受和承认等,开始占据主

导地位。例如,谭恩美本人就在她最近的作品《命运的另一面:沉思集》(*The Opposite of Fate, A Book of Musings*, 2003)中不无抱怨地认为,“一个美国亚裔批评家也许对作品的主题和意义更为敏感,更不用说那位批评家是从事历史研究的,他不是是一个小说家,而且可能甚至不是一个小说读者。”而且,“一个具备这样素质的批评家也许会更注重小说的历史背景和准确性,而不是它文学上的特质,如语言、人物、比喻,以及吸引读者相信故事是真实的文学叙述能力。那样的评论或许是不错,但是它把作品抛出了文学的领域。”(Amy Tan, 2003, 311) 因此,这些作家回归到他们的族裔文化传统与继承的现象和他们的前辈们有很大的差异,他们的创作趋向于从以往的身份模式中挣脱出来。因为,以往的作品有时会传达给读者一种潜在的信息,即作品可以被蒸馏成明显的和普通的概要,即关于移民和同化的主题。但是,能做到真正挣脱的作家非常少。因此,在本书中,笔者将更多地探讨美国华裔文学近期的艺术追求,力图从族裔的文化、历史、政治等方面分析出文学作品中的矛盾情结和模糊性,以揭示同时能属于族裔性和文学性的作品的魅力所在,而且,这两者之间更多的是融合,而不是冲突。

然而,超越族裔性的真正的文学杰作在产生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障碍。例如,在美国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华裔会遭遇更为尖锐的困难,因为中国传统的等级文化和崇尚的迅速变化与相对平等的美国文化之间有着不相调和性。同时,一些冲突确实存在于美国华裔历史中——那是一段被美国和美国华裔团体共同分享的历史。因此,在全球性迁移变化较多的当今,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呈现出较为错综复杂的一面。另外,作为被最普遍运用的文学标记,语言方面的问题也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因为许多华裔作家运用中文写作,并面向被细分化的特殊文化市场。还有,以主题为主的研究入手点或许也会导致很多棘手的问题,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只单纯地涉及美国亚裔的意识。因此,在散居族裔问题上,跨语言和文化的能力变得更加重要,这

就促使我们推翻传统的、将一个作家当成是唯一的文化代言人的批评方式。这样,在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中,矛盾情结和艺术模糊性同文化、政治、艺术、社会、历史,以及人类学有着深层的联系,而它们又同时促使文学自身固有的魅力在各种纠结的张力中显现出来。

此外,对于成功的文学创作和批评来说,不可改变的途径就是书写、探询,并倡导出优秀的作品。因此,把美国华裔文学作品首先作为美学客体,寻找出作品的艺术创作中本质的文化和社会张力,并将它们和文学作品之外更深远的文化和人类语境相联系,这或许是作家和批评者共同面对的主要任务。而且,无论这任务有多艰辛和困难,尝试和努力的过程是我们都能经历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当我们真诚面对文学时,其实种族的界限并不存在。如果在这样的研究前提下,再回头反思华裔作品对国内文学的发展和文化启发,或许就会产生更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在本论著第一章第二节中,作者提出了两个词汇,它们在后面的叙述中也会不时出现,即:“矛盾情结(ambivalence)”和“艺术模糊性(ambiguity)”,它们反映了笔者在与上述观点相关的、探求美国华裔文学普遍性的文学特性的论述进展上的侧重点。

矛盾情结首先是一个在心理分析领域得到引申的词汇,它表述的是一种在希望某事某物或希望某事某物的对立面之间的持续波动。它也指对一个物体、事件、个人或行为等同时存在的吸引和排斥。在霍米·巴巴的殖民主义话语理论研究中,这个词也被经常运用,它体现的是一种吸引和排斥混合的复杂情结,这种情结表现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特征。这两者的关系是具有矛盾情结特点的,因为被殖民的主体从来不是简单而彻底地站在殖民者的对立面的。在不能单纯地认为一些被殖民主体是“顺从的”,而另一些是“抵抗的”的前提下,矛盾情结暗示了:顺从和抵抗是殖民主体中同时存在的一对波动关系。矛盾情结也表现出与殖民主体相关的殖民话语特征,因为殖民行

为或许同时具有剥削性和给予性,或者说它能同时表现出一种给予养分的作用。然而,在巴巴的理论中,最重要的是,矛盾情结模糊了殖民统治中清晰的殖民权力,因为它瓦解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单纯关系。所以,对于殖民者来说,矛盾情结就此成为了殖民主义话语的一个不受人欢迎的方面。殖民话语的症结在于,它希望产生顺从的主体,因为他们能再生产出意识的前提、习惯和价值,即对殖民者进行“模仿”。但是,事实是,这种话语导致的是矛盾的主体,他们的模仿中带着嘲弄。矛盾情结正是描述了这种在模仿和嘲弄之间的波动关系,它是一种在本质上无法真正屈服于殖民统治的矛盾心理。从这一方面看,对殖民的主体而言,它并非一定具有削弱能力;但是它可以被认为是具有双重性,或者说,是双重权力的。这种矛盾情结的效果(同时的吸引和排斥)就是产生一种对殖民话语权威的深层干扰。

由此可见,矛盾情结使美国华裔文学处于一种具有争议性的位置,因为在归化国和祖国的关系上,总是会有类似于上述的矛盾情结,它产生了相互冲突的种子。这种冲突也令人争议,因为族裔话语必然会带有矛盾情结,它从来不真正地希望自己的话题成为纯粹的美国白种人的复制品,尽管它又要声称自己的美国性。这就表明,作品中的冲突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作品自身的张力:它被迫创造出一个矛盾性的场景,并用其中的冲突瓦解文学强势的垄断前提。

罗伯特·扬(Robert Young)曾经提出过,矛盾情结理论是巴巴用来扭转强势话语局面的手段。外围,即被中心认为是“边界线,是边缘地带,不可分类的部分,也是令人疑惑的部分”,它的存在使中心的位置变得模糊、不定、无法明确。但是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因为这种文化现象和杂交性有着很大的联系。正如模糊情结将权威从它的强势位置“去中心化”,而主流也同样在多种族的语境中趋向于杂文化。由于主流也在和其他的文化发生着相互的作用,并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因此,杂